

农村政治夜校

深揭狠批“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1977 2

湖北人民出版社

深揭狠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农村政治夜校》一九七七年第二本)

•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襄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06·578 定价：0.11元

目 录

彻底戳穿“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
四届人大前后篡党夺权的阴谋…………… (1)

彻底揭穿“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
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
的罪恶阴谋…………… (12)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选定华国锋同志
为接班人的英明决策,妄图打倒中央和地
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23)

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更加
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
家的最高领导权…………… (33)

彻底戳穿“四人帮”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篡党夺权的阴谋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全部反革命罪行的要害，是彻底背叛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大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干的千件事，万件事，事事离不开这个要害。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让我们首先戳穿“四人帮”反党集团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前后大搞分裂党的活动、妄图全面篡夺党政军领导权的罪恶阴谋。

“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党的十大以后，王张江姚“四人帮”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搞一套，又夹进一个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矛头直指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三年八月底，十大结束。九月，“四人帮”就迫

不及待地指使他们的一个黑干将，召开所谓“批孔座谈会”，大造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舆论，进行反革命部署。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更加疯狂地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他们不请示毛主席，不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先后擅自强令中央军委、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白骨精江青和政治流氓王洪文，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出场，并指使他们的两个黑干将在会上按照江青事前口授的讲话内容，作了煽动性的长篇反党讲话。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一方面恶毒污蔑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革命的败家子”，已经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别有用心地提出“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把矛头指向党政军负责同志。另一方面，他们在会上公然肉麻地自我吹捧，把一心想当现代女皇的大野心家江青捧上了天。就在一月二十五日的大会上，那两个黑干将根本不把周总理放在眼里，竟然一连串讲了三十四个“江青同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还想把大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发到全国去播放，制造混乱。这两次大会本身，就是“四人帮”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搞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四人帮”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露骨表演。

三箭齐发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是要彻底清算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挖这条路线的思想根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它要解决的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而“四人帮”破坏

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三箭齐发，煽动大反走后门。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是应当反对的，但它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移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冲淡了批林批孔，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四人帮”大搞“三箭齐发”的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天下搞乱，以便保护他们自己，并从乱中篡权。

三箭齐发是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四人帮”这一手是十分阴险恶毒的。首先，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强行召开万人大会，把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周总理甩在一边，由他们一伙发号施令。一月二十五日凌晨，周总理才收到以江青名义写的信，下午他们就逼着周总理开大会，当场表态。这实际上是夺了周总理的权。开会之前，江青得意忘形地说：

“哈哈，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这无耻的表白，把他们整周总理的阴谋暴露无遗。第二，他们煽风点火，制造领导和群众的对立，妄图把国家机关和军委领导机关搞乱，把部队搞乱，破坏地方的革命和生产秩序，进而趁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第三，他们借批林批孔攻击污蔑周总理是所谓“现代的儒”。江青、姚文元还赤膊上阵，纠集他们的黑干将开会，面授机宜，导演了一出又一出揪“现代的儒”、批“宰相儒”的反革命闹剧，恶毒攻击周总理，真是反动透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光明磊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英勇奋斗。周总理是巍巍高山，“四人帮”不过是一抔粪土。“四人帮”无耻

的诽谤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穿了“四人帮”的阴谋。毛主席针对他们搞的这场丑恶表演，尖锐地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给“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当头一棒。毛主席扣发了“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万人大会的录音带，并严肃地批评他们到处写信送材料。毛主席批评他们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毛主席的批示，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使“四人帮”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人帮”策划“放火烧荒”，疯狂反军乱军

“四人帮”在大搞三箭齐发妄图打倒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拚命插手军队，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一手制造了反革命的“放火烧荒”事件。

“放火烧荒”是“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的一个反党乱军的政治事件。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上旬，王洪文、张春桥就在一次会议上，对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大扣帽子，大打棍子。他们胡说什么：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白骨精江青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俨然以军队的“太上皇”自居。江青本来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却恬不知耻地说“我是保留军籍的”，江青既没有军职，又没有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却到处插手军队，把自己打扮成军队的领导者，乱批文件，私自处理军队的重大

问题。她同王洪文、张春桥密谋，要到总参、总政、总后三部和两个军种去点火。从一月十三日起，江青接二连三地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和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施加压力；她还指派亲信、爪牙，打着关心连队的幌子，到部队煽风点火。“四人帮”还派出一批没有军籍的“记者”，到部队专门搞“情况”，为整垮军队搜罗“炮弹”。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及时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贼心不死，反而加紧了反党乱军的步伐。三月五日，“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由江青出面，张春桥帮腔，召集一帮人开黑会，抛出了“三、五”黑讲话。在这个黑讲话中，江青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给军队捏造了种种罪名，胡说什么“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许普及样板戏”啦，“我们的话根本不听”啦，杀气腾腾地扬言“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她恶毒地攻击我军各级领导干部，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诬蔑成一团漆黑，一片荒草，然后指使她的亲信去“放火烧荒”。她歇斯底里地叫喊“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她还得意忘形地扬言“要管军队”，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她妄图篡夺军权的狼子野心。“放火烧荒”反革命号令发出的第二天，王洪文就窜到总参，叫嚷：“要揭开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三月十五日，王洪文更为恶毒地诬蔑总参是“维持会”，妄图打倒叶副主席和我军许多高级领导干部。“放火烧荒”这个反革命号令下达后，“四人帮”的亲信，便拿着鸡毛当令箭，到处煽风点火，点燃了反军乱军的鬼火，从军队烧到地方，从北京烧到全国，造成了很大混乱。

“放火烧荒”的要害是整军队，是“四人帮”把矛头指

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妄图篡党夺权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

“四人帮”对人民军队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军队对“我们的话根本不听”。他们忧心忡忡地说：“军队最危险”，“军队最难办”，千方百计整军队。“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遭到毛主席的批判，他们却倒打一耙，转过来指责军队干扰批林批孔。他们抓住《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篇短文，大整《解放军报》。还是在批林批孔运动尚未开始之前，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短文，介绍空军某厂党委，按照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有关教导，搞好党委团结的经验。文章着重讲党委成员之间**“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一九七三年在空军一次党委会上讲话的精神。当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指出：党委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办事，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空军各级党委传达和学习了这些重要指示，出现了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解放军报》发表的这篇短文，反映了学习这些指示取得的成绩。周总理、叶副主席那次在空军讲话时，“四人帮”也在场，听了这些讲话。因此，“四人帮”蓄意整军队，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就从这篇短文开刀，整军报。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派人窜到部队的一个连队，大耍阴谋诡计，别有用心地找几个干部战士，就军报发表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文章写了所谓批评文章。然后，按照“四人帮”的需要进行了精心修改，并由“四人

帮”在上面一一批字。他们气势汹汹地责令军报加上自我批评的编者按刊登这篇批评文章。“四人帮”狂叫，要在这里揭开军报的阶级斗争盖子。江青叫嚣：“《解放军报》问题很大，要盯住它。”王洪文也歇斯底里地说：“全军要盯住它”。他们背着毛主席，盗用政治局的名义，逼着《解放军报》不准编发自己的稿件，使军报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八天之久。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是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下，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达毛主席声音和中央军委指示，指导军队工作的重要工具。在“四人帮”看来，军报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的一块重要舆论阵地。所以他们对军报怀有刻骨仇恨，一提起军报就“气得很”。他们深知，要把军队搞乱，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就非把军报这块阵地搞到手不可。他们整军报，是为了要整军队，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为夺党的兵权。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在毛主席的统帅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久经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考验，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人帮”妄图整垮军队，只能是痴心妄想。

“四人帮”诬告陷害周总理 妄图由他们一伙组织“内阁”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连续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但他们野心不死。召开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看到周总理身患重病，便抓住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时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企图先发制人，

把周总理、叶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搞掉，把权夺到手，由他们一伙组织“内阁”。

一九七四年秋，“四人帮”开了一夜黑会，进行了一番精心策划后，擅自从空军调专机，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两次到湖南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捏造罪名，诬陷周总理。他们胡说什么“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影射攻击周总理是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一样要发动政变。“四人帮”就是阴谋搞垮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由他们上台“组阁”，这真是恶毒至极，反动透顶。周总理赤胆忠心，跟随毛主席几十年，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对周总理十分了解，无限信赖。

“四人帮”大反周总理，搞的正是“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目的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青曾露骨地说过：“清君侧的目的在于那个‘君’。”短短一句话，和盘托出了他们大反周总理的险恶用心。但是，“四人帮”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

“四人帮”在诬告周总理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向毛主席要权。王洪文在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时，就无耻地美化他们自己，胡诌什么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另一方面，“四人帮”加紧在中央各部安插亲信，准备组织他们的“内阁”。在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就指令他们的爪牙办“工农干部学习班”，准备“选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即他们的亲信和干将，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王洪文说：“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

作。”张春桥一再叮嘱：“开个会，抓紧部署”，“还要抓上层建筑”。姚文元叫嚷：“林贼和小林贼，他们是非常关心要害部门的。要抓要害部门。”“四人帮”也和林贼一样，在他们的指使下，某地一个月时间就提出了一个八十名中央副部长备选名单。毛主席洞察他们的野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然而，“四人帮”妄图“组阁”的反革命野心，并没有因为受到毛主席痛斥而稍加收敛。他们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表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背地里却勾结得更紧，活动更加猖狂。他们改由江青出面，进一步施展篡党夺权的诡计。

对于江青的野心，毛主席早就有察觉。在党的“九大”前夕，曾有人给中央来信，要江青做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做中央组织部长，当时，毛主席就严词拒绝，指出江青徒有虚名。一九七四年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总理的状，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头面人物就是江青，因此，特别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但是，江青的反革命本性难改，对于毛主席的批评一句也听不进去，反而变本加厉，在一个月内就两次向毛主席伸手要官要权。

第一次，是在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让江青“组阁”的一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主席，在信中除了挑拨关系，分裂党中央之外，还胡说什么“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所谓没有分配什么工作，完全是造谣。不过，中央分配给她的工作，她是不干的，她热心的是到处搞阴谋诡计。她东跳西窜，煽风点火，着实忙得很呵！然而她偏以“闲人”自居，说穿了，就是嫌“四人帮”已经窃取的那部分权力还不够，他们要把国

务院、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大权全部掌握到手里。毛主席针对江青伸手要官要权的丑恶行径，尖锐地批评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还说：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江青的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第二次，江青又变换手法，托人带口信给毛主席，要王洪文任人大副委员长。毛主席再次对江青严厉批评，指出：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就在那时，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料定江青要走上反党的道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四人帮”**的狂妄野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一九七五年胜利召开了四届人大，再次选举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再次任命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国务院总理，**“四人帮”**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被粉碎了。他们气急败坏，恶毒攻击、全盘否定四届人大召开的伟大意义和作用。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夜里，江青窜到她的**“点”**上，借古讽今，吟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七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汉代贾谊怀才不遇，政治上不被重用的遭遇，无耻地标榜自己，含沙射影地攻击党中央、狂妄地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刻骨仇恨。四届人大闭幕后不久，狗头军师张春桥也大放厥词，攻击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无非是搞几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他们的死党也跟着叫嚷：**“四届人大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狂吠什么**“会议开得很草率、很紧张”，“很不好”，“很不成功”**。**“四人帮”**无视事实，竭力诬蔑、诋毁四届人大，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

周总理和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丑恶嘴脸。

“组阁”阴谋失败了，江青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心怀怨恨，写了一首黑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诗尽管蹩脚，但却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江青一伙一有机会还要跳出来“露峥嵘”的反革命野心。她自比为“奇峰”，肆无忌惮地污蔑毛主席是“锁”住她这座“奇峰”的“烟雾”，把“满腹怨气”，“一腔仇恨”发泄到毛主席身上。狂犬吠日的嚣张气焰，令人发指。

“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在这期间大搞宗派分裂活动。对此，毛主席也曾多次给予严厉警告和批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主席批评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又指出：“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反复告诫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对他们的挽救，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四人帮”却毫无改悔之意，对毛主席的批评教育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他们表面上吞吞吐吐地承认有个“四人帮”，并假惺惺地作些“检讨”。野心家江青自称“悚然惊悟”，“我愧对主席的期望”。政治流氓王洪文左一个“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右一个“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装腔作势地表示：“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其实，这一套全是骗人的鬼话。“四人帮”的“检讨”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变本加厉地分裂党，阴谋篡党夺权的幌子罢了。（郑群编写）

彻底揭穿“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 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大肆宣扬 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罪恶阴谋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鼓吹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是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转移批判修正主义大方向，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的一大罪证。对于“四人帮”的这一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抛出反对经验主义 黑纲领的政治背景

“四人帮”为什么要在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间抛出反经验主义这个黑纲领呢？大家知道，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积极着手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时机已到，妄图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毛主席戳穿了“四人帮”的阴谋，粉碎了他们“组阁”的企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胜利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继续任总理，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继续任委员长，八亿人民衷心爱戴，坚决拥护。“四人帮”组阁的迷

梦成为泡影。但是，这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对于他们的失败并不甘心。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密谋策划，企图再次向党进攻。他们清楚地意识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是他们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障碍。他们学着林彪为了当国家主席而抛出“天才论”的手法，接过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的伟大号召，肆意歪曲，精心策划了一个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大阴谋，并选择在一九七五年春，把这个修正主义黑纲领抛了出来。当时，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锋芒直指林彪一类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新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四人帮”凭着反革命的嗅觉，预感到革命的烈火将烧到他们的身上，本能地感到这次学习运动对他们是一场“硬任务”。于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四人帮”刮起反经验主义妖风，转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大方向，妄图把这股烈火引去烧别人，从而达到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篡党夺权，一箭双雕的目的。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看“四人帮”抛出反经验主义这个黑纲领的实质，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精心策划的一个反革命阴谋。

“四人帮”是怎样对抗毛主席指示， 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

“四人帮”精心策划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这个黑纲领之后，他们一伙便倾巢出动，利用窃取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撰写文章，召开会议，举行座谈，发表演说，层层

部署，大肆贩卖，气焰嚣张达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张春桥、姚文元首先发难，又是批文件，又是写文章，分别抛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黑文，蓄意篡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否定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鼓吹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一九七五年三月，狗头军师张春桥窃取总政治部主任要职之后不久，在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摆出一副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架式，采取狡猾的手法，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公然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联系我们军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随后不久，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也狂叫“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就在这期间，“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还炮制了所谓经验主义的“十大罪状”，连篇累牍地贩卖，又指使他们的爪牙召开批判经验主义的万人“誓师大会”，对所谓经验主义进行“围剿”，甚至还十分猖狂地叫嚣什么经验主义是“绊脚石”，“是革命的大敌”、“有打倒的必要”。“四人帮”并在某杂志第三期上抛出了一篇《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的文章。这篇黑文章可算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注释。一个说要反所谓经验主义，另一个说要批“因循守旧”，互相配合，异曲同工。它恶毒攻击和影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含沙射影地诬蔑四届人大通过的政府机构人事安排是什么“孔孟的‘信而好古’，‘率由旧章’”，是“守旧、畏新”的结果。他们声称要同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作斗争，并借王安石之口，吐出他们妄图“改易更革”（即张春桥的“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一九七五年